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第三回 老學究兩番托夢 大官人一意投親

父母惟其疾所愁，守身為大體親憂。 請君但看枯骸骨，猶為兒孫作馬牛。

話說晁家有個家人，叫是李成名，癆肢裡夾著這張狐皮，正走出門去，要送到皮園裡硝熟了，趕出來做成座褥，新年好放在馬上騎坐。誰知出門走了不上數十步，一隻極大的鷓鴣從上飛將下來，照那李成名面上使那右翅子盡力一拍，就如被巨靈神打了一掌，將挾的狐皮抓了，飛在雲霄去了。李成名昏了半晌，懵懵掙掙走到家來，面無人色，將鷓鴣拍面奪了狐皮去的事一一與晁大舍說了。幸得晁大舍家法不甚嚴整，倒也不曾把李成名難為，只說「可惜了那好皮」幾聲，丟開罷了。

到了除夕，打疊出幾套新衣，叫書辦預備拜帖，吩咐家人刷括馬匹，吃了幾杯酒，收拾上牀睡定。又與珍哥牀上辭了辭舊歲，也就摟了脖項，睡熟去了。只見一個七八十歲的白鬚老兒，戴一頂牙白絨巾，穿一件半新不舊的褐色道袍，說道：「源兒，我是你的公公。你聽我說話：你的爹爹與你掙了這樣家事，你不肯安分快活，卻要胡做。沒要緊，卻領了一伙婆娘，男女混雜的，打甚麼圍？被鄉里笑話，也還是小事，你卻惹下了一件天禍！雍山洞內那個狐姬，他修煉了一千多年，也盡成了氣候，泰山元君部下，他也第四五個有名的了。你起先見了他，不該便起一個邪心，你既是與他有緣了，他指望你搭救，你不救他也還罷了，反把他一箭射死，又剝了他的皮，叫人拿去硝熟。你前日送客，劈面打你的也是他，昨日那個鷓鴣使翼拍打李成名臉的也是他。幸得你們父子俱正是興旺的時候，門神、宅神俱不放他進來。適間你接我來家受供，那狐姬挾了他那張皮坐在馬台石上，他見我來，將你殺害他的原委備細對我告訴，說你若不是動了邪心，與他留戀，他自然遠遠開去，你卻哄他到跟前，殺害他的性命。他說明早必定出門，他要且先行報復，待你運退時節，合伙了你著己的人，方取你去抵命。又說道：你媳婦計氏雖然不賢惠，倒也還是個正經人。只因前世你是他的妻子，他是你的丈夫，只因你不疼愛他，嘗將他欺賤，所以轉世他來報你。但他只有欺凌丈夫這件不好，除此別的都還是好人。所以他如今也不曾壞你的門風，敗你的家事，照舊報完了這幾年冤孽，也就好合好散了。你如今卻又不恕。你前世難為他，他卻不曾難為你，他今世難為你，你卻更是難為他，只怕冤冤相報，無有了期了！你聽公公說，明日切不可出門，家中且躲避兩個月，跟了你爹娘都往北京去罷，或可避得災過。若起身時，將莊上那本硃砂印的梵字《金剛經》取在身邊。那狐姬說道，要到你莊上放火，因有這本經在莊，前後有許多神將護衛，所以無處下手。城中又因你媳婦三世前是他同會上人，恐怕又驚嚇了計氏。這等看起來，他必是怕那《金剛經》的。」臨行，卻將珍哥頭上拍了一下，說道：「何物淫妖，致我子孫人亡家破！」

晁大舍即時驚醒，方知是個異夢。珍哥亦從夢中驚醒來，覺得在太陽邊煞實疼痛。聽了更鼓，正打五更四點。晁大舍一面起來穿衣，一面合珍哥說：「咱前日那個狐狸，不該把他射死。我適才做了個夢，甚是古怪。我過兩日對你告訴。」心裡也就有幾分害怕，待要不出門去，又尋思道：「身上已復原了，若不出門，大新正月裡，豈不悶死人麼？這伙親朋知我不出門，都來我家打攪，酒席小事，我也沒有這些精神陪他。」左思右想，「還是出門，且再看怎生光景？」一面梳洗完備，更了衣，天地灶前燒了紙，家廟裡磕了頭，天也就東方發亮了。只見珍哥還在牀上害頭疼，起不來，身上增寒發熱的。晁大舍說道：「你既頭疼，慢些起來罷。我出動到廟裡磕個頭，再到縣衙裡遞個帖，我且回家。咱大家吃了飯，我再出去拜客不遲。」

晁大舍穿了一件荔枝紅大樹梅楊段道袍，戴了五五兩買的一頂新貂鼠帽套。兩個家人打了一對紅紗燈，一個家人夾了氈條，兩個家人拿了拜匣，又有三四個散手跟的，前呼後擁，走出大門前。上得馬台石上，正要上馬，通象是有人從馬台石上著力推倒在地。那頭正在石邊，幸得帽套毛厚，止將帽套跌破了碗大一塊，頭目磕腫，象桃一般，幸而未破。昏去半日，方才抬進家來，與他脫了衣裳，摘了巾幘，在珍哥對牀上睡下。方信夜間做夢是真，狐精報冤是實，也就著實害怕。珍哥又頭疼得叫苦連天。一個在上面牀上，一個在窗下炕上，哼哼唧唧的不住。

過了元旦，初二早晨，只得又去請楊古月來看病。楊古月來到房內，笑說道：「二位害相思病哩！為甚麼才子佳人一齊不好？」一邊坐下，敘說了幾句節間的閒話。晁大舍告訴了昨早上馬被跌的根原，又說：「珍哥除夕三更方睡，五更夢中驚省，便覺頭疼，身上發熱，初一日也都不曾起來。」楊古月回說：「你兩個的病，我連脈也不消看，猜就猜著八九分：都是大家人家，年下事忙，勞苦著了；大官人睡的又晚，起又早，一定又吃了酒多。」又將嘴對了晁大舍的耳朵慢慢說道：「又辭了辭舊歲，所以頭眩眼花，上了上馬，就跌著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椅子搬到晁大舍牀邊，將兩隻手都診視過了，說道：「方才說的一點不差！」又叫丫頭將椅子搬到珍哥炕邊。

丫頭將炕邊帳子揭起半邊，持在鉤上。珍哥故妝模樣，將被蒙蓋了頭。楊太醫道：「先伸出右手來。」看畢，又說著：「伸出左手來。」又按了一會，乘那丫頭轉了轉面，著實將珍哥的手腕扭了一把。珍哥忍痛不敢做聲，也即就勢將楊古月的手挖了兩道白皮。楊古月自己掙轉椅子，說道：「是勞碌著了些，又帶些外感。」叫人跟去取藥，辭了晁大舍。家人引出廳上，吃了一大杯茶。晁大舍封了一兩藥金，差了一個家人晁奉山跟去。

須臾，取藥回來，養娘刷洗了兩個藥鉢，記了分明，在一個火盆上將藥煎中。晁大舍的藥脫不了還是「十全大補湯」；且原無別的症候，不過是跌了一交，藥吃下去倒也相安。珍哥的藥是「羌活補中湯」，吃下去，也出了些汗，至午後，熱也漸漸退了，只是那頭更覺疼得緊。晁奉山媳婦說道：「我去尋本崇書來，咱與珍姨送送，情管就好了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叫人往真武廟陳道士家借了一本崇書來到，查看三十日係「灶神不樂，黃錢紙五張、茶酒糕餅，送至灶下，吉」。晁大舍道：「不是三十日。醒了才覺頭疼，已是五更四點，是初一日子。你查初一日看。」初一日上面寫道係「觸怒家親，鬼在家堂正面坐，至誠悔過，禱告，吉」。晁大舍忽然想起夢中公公臨去在他頭上拍了一下，罵了兩句，醒轉就覺頭疼，崇書上說觸怒家親，這分明是公公計較他，吩咐晁奉山媳婦道：「你不必等夜晚，如今就到家堂內老爺爺面前著實與他禱告一禱告，說道放他好了，著他親自再去謝罪。」

晁奉山媳婦平素是個能言快語的老婆，走到家堂內晁太公神主面前，一膝跪下，磕了四個頭，祝贊道：「新年新節，請你老人家來受供養，你老人家倒不几百保佑，合人一般見識，拿的人頭疼發熱。總然就是衝撞了你老人家，你也該大人不見小人的過。你就不看他，也該看你孫子的分上。你拿的他害不好，你孫子還道吃得下飯去哩？」說罷，回到家來。煞也古怪，珍哥的頭也就漸漸不疼了。只是晁大舍的半邊臉合左目，愈覺腫起，脹痛得緊，左半邊身子疼的翻不得身。

次初三日，又差人去與楊古月說了，取藥。楊古月掛著珍哥，藉口說道：「還得我自己去看看，方好加減藥味。」即使人備了馬，即同晁家人來到廳上坐下。家人走到後面，將楊古月要來自己看脈的情節說知。晁大舍這個渾帳無緒官人，不說你家裡有一塊大大的磁石，那針自然吸得攏來，卻說：「楊古月真真合咱相厚，不憚奔馳，必定要來自己親看。」一面收拾請進。

那日珍哥已是痊好了，梳畢頭，穿了徹底新衣，天地前叩了首。剛剛磕完，楊古月恰好進內，珍哥避入東間，也被楊古月撞見了一半。楊古月看完了脈，辭了出房，仍經窗前走過，珍哥依舊在窗孔邊說道：「小楞登子，我叫你由他！」那楊古月也依舊忍著笑，指著一隻金絲哈巴，問那引路的家人道：「你家裡幾時尋得這等一隻乖狗，得空就來咬人？」出到廳上，待茶、封藥金、跟去取藥，不必絮煩細說。

珍哥走到房內說道：「請他進來，可也合人說聲，冒冒失失的就進來了！我正在天地間磕完了頭，我黑了眼，看不上他，還被他撞見了。」晁大舍取笑道：「你是看不上他吃『蛤蚧丸』，使『龜頭散』！」珍哥把晁大舍拔地揪了一眼，罵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臭聲！」晁大舍笑道：「這是尹平陽書房內梨花軒裡的臭聲。」珍哥被晁大舍說了個頭正，也就笑了一笑，不做聲，隨叫丫頭在晁大舍牀面前安了桌子。

珍哥與晁大舍吃了飯，說道：「你自己睡著，我到家堂內與老公公磕個頭，謝謝前日保佑。」晁大舍說：「說得有理。著幾個

媳婦子跟了你去。」珍哥跨進家堂門內，走到晁太公神主跟前，剛剛跪倒，不曾磕下頭去，往上看了一看，大叫了聲，往外就跑。那門檻上又將白秋羅連裙掛住，將珍哥著實絆了一交，將一隻裹腳面高底紅段鞋都跌在三四步外，嚇的面無人色，做聲不出。跟去的幾個養娘，鞋也不敢拾取，扶了珍哥，飛也似奔到房內。把晁大舍唬了一驚。

坐了半日，方才說得話出，才知道鞋都跌掉了。一面叫了小宦童前去尋鞋，一面告訴說道：「我剛才跪倒，正待磕下頭去，只見上面坐著一個戴紫絨方巾，穿絨襖子，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家，咳嗽了一聲，唬得我起來就跑，門邊又象有人扯住我的裙子一般。」晁大舍說道：「這就是咱們的公公。如何這等靈聖？前日公公明明白白來托夢與我，夢中的言語甚是怕人，再三叫我初一日不要出門，說有仇家報復。臨行將你頭上拍了一下，罵了兩句，你驚醒轉來就害頭疼。怎便這等有顯應得緊！夢中還有許多話說。這等看起來，都該一一遵守才是。」隨先使家人到家堂內燒紙謝罪，許願心。

珍哥雖還不曾再病，新節間也甚是少魂沒識的，不大精采。晁太公雖然是家親顯聖，也畢竟那晁大舍將近時衰遲退，其鬼未免有靈。又過了兩日，晁大舍跌腫的面目略略有些消動，身上也略略也可以番轉，只是春和好景，富貴大官人病在牀上，「癩和尚登寶，能說不能行了。」

說分兩頭。卻說計氏在後院領了幾個原使的丫環，幾個舊日的養娘，自己孤伶仃獨處。到了年節，計氏又不下氣問晁大舍去要東西，晁大舍亦不曾送一些過年的物件到計氏後邊真是一無所有。這些婢女婆娘見了前邊珍哥院內萬分熱鬧，後邊計氏一伙主僕連個饅饅皮、扁食邊夢也不曾夢見，哭喪著個臉，墩葫蘆，摔馬杓，長吁短氣，彼此埋怨，說道：「這也是為奴作婢投靠主人家一場！大年下，就是叫化子也討人家個饅饅嚐嚐，也討個低錢來帶帶歲！咱就跟著這們樣失氣的主子，咱可是『八十歲媽媽嫁人家，卻是圖生圖長！』」又有的說道：「誰教你前生不去磨磚，今生又不肯積福？那前邊伺候珍姨的人們，他都是前生修的，咱拿甚麼伴他？」高聲朗誦，也都不怕計氏聽見。計氏也只妝耳聾，又是生氣，又是悲傷。

正值計老頭領了兒子計疤拉，初七日來與計氏拜節。走到計氏院內，只見清鍋冷灶，一物也無。女兒淚眼愁眉，養娘婢女，拌唇噉嘴，大眼看小眼，說了幾句淡話，空茶也拿不出一鐘。老計長吁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誰知他家富貴了，你倒過起這們日子來了！你合他賭甚麼氣？你也還有衣裳首飾，拿出件來變換了也過過年下。你還指望有甚麼出氣的老子，有甚麼成頭的兄弟哩！」計氏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誰家的好老婆損折了衣裳首飾換嘴吃！」計老頭父子起身作別，說道：「你耐心苦過，只怕他姐夫一時間回過心來，你還過好日子。」說著，計老頭也就哭了。計氏說道：「你爺兒們放心去。我過去的去往前過；如過不的，我也好不等俺公公婆婆回來告訴告訴？死也死個明白！」說完，送出計老頭去了。

正是前倨後恭，人還好過。晁大舍一向將計氏當菩薩般看待，托在手裡，恐怕倒了；嚙在口裡，恐怕化了；說待打，恐怕閃了計氏的手，直條條的儻下；說聲罵，恐怕走去了，氣著計氏，必定釘子釘住的一般站得住，等的罵完了才去。如今番過天來，倒象似那不由娘老子的大兒一般，不惟沒一些懼怕，反倒千勢百樣，倒把個活菩薩作賤起來。總然木偶，也難怪他著惱。誰知計氏送了計老頭出去，回到房中，思量起晁大舍下得這般薄倖，這些婆娘、妮子們又這等炎涼，按不住放聲哭出一個「汨羅江暗帶巴山虎」來，哭說道：

老天！老天！你低下些頭來，聽我禱告：縱著那眾生負義忘恩，你老人家就沒些顯報！由著人將打當響的好人作賤成酆都餓鬼，把一個萬人妻臭窠子婆娘尊敬的似顯靈神道！俺每日燒好香為你公平來也，誰知你老人家也合世人般，偏向著那強盜！罷了！俺明知多大些本事兒，便待要出得他們的圈套！罷了！狠一狠，死向黃泉，合他到閻王跟前分個青紅白皂！

計氏哭到痛處，未免得聲也高了。晁大舍側著耳朵聽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這大新正月裡，是誰這們哭！清門靜戶，也要個吉利，不省他娘那臭扶事！叫人替我查去！」珍哥說道：「不消去查，是你『秋胡戲』。從頭裡就『號啕痛』了，怕你心焦，我沒做聲。數黃道黑，脫不了只多著我！你不如把我打發了，你老婆還是老婆，漢子還是漢子。卻是為我一個，大新正月裡叫人惡口涼舌的咒你！」

這話分明是要激惱晁大舍要與計氏更加心冷的意思。晁大舍說道：「沒帳！叫他咒去！『一咒十年旺，神鬼不敢傍！』」一面叫丫頭後邊說去，「你說：大新正月裡，省事著些！俺爺還病著沒起來哩！等俺爺死了再哭不遲！」丫頭與計氏說了。計氏罵道：「沒的私窠子浪聲！各家門，各家戶，你倒也『曹州兵備』！你那裡過好日，知道有新正月大節下；我在這地獄裡，沒有甚麼新年節到的！趁著他沒死，我哭幾聲，人知道是我訴冤；等他死了才哭，人不知道只說是哭他哩！」故意的妝著哭，直著脖子大叫喚了幾聲。

丫頭回去一一學了，晁大舍笑了兩聲，珍哥紅著臉說道：「打是疼，罵是愛，極該笑！」瞅丫頭一眼，罵道：「涎眉鄧眼，沒志氣的東西！沒有下唇，就不該攬著簫吹！」晁大舍道：「小珍子，你差不多罷！初一五更裡，公公托的夢不好，說咱過的日子也還仗賴著他的點福分哩！」珍哥把自己右手在鼻子間從下往上一推，咄的一聲，又隨即嘔了一口，說道：「這可是西門慶家潘金蓮說的，『三條腿的蟾希罕，兩條腿的騷扶老婆要千取萬。』」倒仗賴他過日子哩！」

晁大舍睡到正月十四日午間，一來跌的那臉目腫也消去了一半，身上也不甚疼痛，將就也漸好了，對珍哥說道：「今日是上燈的日子，我扎掙著起來，叫他們掛上燈，你叫媳婦子看下攢盒，咱看燈放花耍子。我要不起去，一個家沒顏落色的。」珍哥也滿口攬掙。晁大舍勉強穿衣起來，沒梳頭，將就洗了手面，坎上了一頂浩然巾，頭上也還覺得暈暈的。各處掛停當了燈，收拾了坐起，從炕房內抬出來兩盆梅花，兩盆迎春，擺在臥房明間上面，晚間要與珍哥吃酒。一連三日。到了十六日晚上，各處俱點上了燈，說道：「一個算命的星士前來投我，見在對門禹明吾家住下了，我還沒得與他相會。你叫人收拾一副齊整些的攢盒，拿兩大尊酒，一盒子點心，一盒雜色果子，且先送與他過節。珍哥叫人一面收拾，一面說道：「來的正好，我正待叫人替我算算命哩。實實的，你也該算算，看太歲在那方坐，你好躲著些兒。」一面鬥著嘴，一面把盒子交付家人晁住。

晁大舍也隨後跟了晁住出來，密密的吩咐說道：「你將這盒酒等物送到後邊奶奶那裡，你說：『珍姨叫我送來與奶奶過節的。』你送下，來到前邊，卻說是送到對門禹家住的星士了，休合珍姨說往後邊去。」晁住說：「小人知道。」端了三個盒子，提了兩尊酒，送到計氏後邊。晁住說道：「珍姨叫小人送這盒酒點心來與奶奶過節。」計氏徹耳通紅的罵道：「沒廉恥的淫婦！你頂著我的天，踏著我的地，占著我的漢子，倒賞我東西過節！這不是鼻涕往上流的事麼？」養娘丫頭說道：「他好意送了來，你不收他的，教他不羞麼？」計氏道：「你們沒的臭聲！他不羞，你們替他羞罷！」說晁住道：「你與我快快的拿出去，別要惹我沒那好的！」攆出晁住去了，計氏自己將腰門撲刺的一聲關了。

晁住拿了盒子回晁大舍話道：「那個星士往外縣裡去了，沒人收。」晁大舍走出中門外邊，晁住將計氏的話一一對晁大舍學了。晁大舍笑了一笑，沒言語。不意其中詳細都被一個丫頭聽見了，盡情學與珍哥知道。珍哥不聽見便罷，聽見了，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」，碰頭撒潑，叫一會，罵一會，說道：「濃包忘八！渾帳烏龜！一身怎當二役？你既心裡捨不了你娘，就不該又尋我！你待要怎麼孝順，你去孝順就是了！我又並沒曾將豬毛繩捆住了你，你為甚麼這們妝喬布跳的？那怕你送一千個攢盒，一萬個饅饅，你就待把我送了人，我也攔不住你！又是甚麼算命的星士哩道土哩哄我，叫他淫的歪的罵我這們一頓！我自頭年裡進的晁家門來，頭頂的就是這天，腳踏的就是這地，守著的就是這個漢子！沒聽的說是你的天，是你的地，是你的漢子！」千沒廉恥，萬沒廉恥，潑撒的不住。晁大舍那時光景，通像任伯高在玉門關與班仲升交代一般，左陪禮，右服罪，口口說道：「我也只願你兩家和美的意思，難道我還有甚麼向他的心不成？」嚷鬧到二更天氣，燈也沒點得成，家堂上香也不曾燒得，大家嘴谷都在牀炕上各自睡了。

晁大舍剛剛睡去，只見那初一日五更裡那個老兒拄了根拐杖，又走進房來，將晁大舍牀上帳用杖挑起一扇，掛在鉤上，說道：「晁源孫兒，你不聽老人言，定有恁惶處。那日我這樣囑咐了你，你不依我說，定要出去。若不是我攔護得緊，他要一交跌死你

哩！總然你的命還不該死，也要半年一年活受。你那冤家伺候得你甚緊，你家裡這個妖貨又甚是作孽，孫媳婦計氏又起了不善的念頭，你若不急往北京去投奔爹娘跟前躲避，我明日又要去了，沒人搭救你，苦也！你若去時，千萬要把那本《金剛經》自己佩在身上，方可前進，切莫忘記了！」又將珍哥炕上帳子挑起，舉起杖來就要劈頭打下，一面說道：「這等潑惡！你日間是甚麼狠毒心腸！」隨又縮住了手，道：「罷！罷！又只苦了我的孫兒！」

那珍哥從夢中分明還是前日家堂上坐的那個太公，舉起杖來要打，從夢中驚醒，揭起被，跳下炕來，精赤著身子，往晁源被裡只一鑽，連聲說道：「唬死我了！」晁源也從夢中大叫道：「公公！你莫走，好在家中護我！」兩人也不使性了，摟做一塊，都出了一身冷汗，齊說夢中之事。晁源說道：「公公兩次托夢，甚是分明。若不依了公公，必定就是禍事。我們連忙收拾往爹娘任裡去。只是爹娘見在華亭，公公屢次說北去，這又令我不省。我從明日起也不再往外邊行走，叫人往莊上取了《金剛經》來，打點行李，先擇起身南去。」正是：鬼神自有先知，禍福臨期自見。